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賴比瑞亞的內戰、區域衝突、及國際介入

Liberia's Civil War: Regional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doi:10.30390/ISC.200307\_42(4).0004

問題與研究, 42(4), 2003

Issues & Studies, 42(4), 2003

作者/Author：嚴震生(Chen-Shen J. Yen)

頁數/Page：75-10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3/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307\\_42\(4\).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307_42(4).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賴比瑞亞的內戰、區域衝突、 及國際介入\*

嚴震生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一研究所研究員)

## 摘 要

賴比瑞亞在一九八九年底爆發內戰，經過西非區域組織及各國領導人的從中調停及斡旋，終於在一九九六年達成停火及解除武裝的協議，並在一九九七年舉行總統選舉，使得長達七年的衝突及動亂告一段落。不過，在二〇〇〇年後又有新的叛軍出現，為未來賴國的政治走向投下不確定的因素。本文討論及分析的重點包括(一)導致賴比瑞亞內部衝突、內戰爆發及內戰持續的因素、(二)影響該國內戰走向的區域及國際因素、及(三)該國結束內戰的形式和新動亂再起的原因。

關鍵詞：泰勒、西非國家經濟體、賴比瑞亞民族愛國陣線、西非國家經濟體  
停火監督團

\* \* \*

## 前 言

賴比瑞亞(Liberia)的內戰(一九八九~一九九七)及持續衝突(二〇〇〇~)至少造成全國百分之五的人口死亡，及近五十萬人口流亡鄰近的獅子山(Sierra Leone)、幾內亞(Guinea)、象牙海岸(Cote d'Ivoire)、迦納(Ghana)、奈及利亞(Nigeria)等國成為難民，並且有一半以上的人民無家可歸，許多人民擠入首都門羅維亞(Monrovia)，因為那是唯一比較有政府狀態的地方，但即使是在門羅維亞，法律秩序的混亂及暴力流血的傷亡也都無法倖免。除了人民生命的傷亡外，賴比瑞亞一百多年來所建設的基礎結構也幾乎被毀壞殆盡，原先就不健全的經濟則是完全崩潰。戰爭期間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之研究計畫(編號 NSC90-2414-H-004-040)之部份成果，特此致謝。

所帶來的破壞，讓紐約時報的記者將其形容為「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sup>①</sup>

西非國家、區域組織及聯合國等國際力量的介入，促成了賴國境內的和平協議及民主總統大選的舉行，讓長達七年的內戰暫時告一段落。賴比瑞亞終於有了新的政府，但是民主政治並未真正建立。同時內戰雖然結束，但反對新政府的勢力卻還在製造事端，使賴國無法完全進入重建階段，全國仍然滿目瘡痍，百廢待舉。到了二〇〇二年底，賴比瑞亞的國內局勢並未完全穩定，叛軍與政府軍間低衝突的內戰仍然持續進行。賴比瑞亞雖然本身經歷內戰，但也不斷介入鄰國獅子山的內戰，該國的叛軍同時出沒獅子山及幾內亞國境，使得賴比瑞亞的國內衝突和獅子山的內戰也有關聯，並衝擊到幾內亞的內部穩定，對區域安全造成嚴重的威脅。

本文並非是要對泰勒(Charles Taylor)領導下的賴比瑞亞政治發展進行評估，而是要將其內戰爆發、區域性國際組織的干預、企圖促成和平的各個協議、一九九七年的民主選舉、及二〇〇〇年七月開始的新內戰衝突等發展過程作回顧與分析。本文的分析架構，是以一般非洲國家類似的發展為基礎，包括以下三個主要部份：(一)導致內部衝突、內戰爆發及內戰持續的因素、(二)影響內戰走向的區域及國際因素、(三)內戰結束的各種形式。

## 壹、基本分析架構

### 一、導致內部衝突、內戰爆發及內戰持續的因素

導致非洲各國持續發生內戰的因素很多，包括族群的衝突、宗教信仰的迥異、意識形態的爭議、軍人的干政、區域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威權領導的少數統治、及政府本身的脆弱等。<sup>②</sup>因族群衝突而引發內戰的案例比比皆是，奈及利亞的比弗拉戰爭(Biafra War)是六〇年代最著名的族群戰爭，盧安達(Rwanda)的種族滅絕(genocide)則是九〇年代的代表；比弗拉戰爭亦有其宗教信仰迥異的層面，但因宗教信仰而引發內戰衝突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蘇丹(Sudan)境內南部基督徒和北部伊斯蘭

註① Thomas Friedman, "Heart of Darknes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 1996, p. E15. 「黑暗之心」原是英國作家 Joseph Conrad 在一九〇二年的一本以非洲大陸為背景的小說書名。

註② 有關非洲衝突與內戰的討論，請參考 Adebayo Adedeji (ed.), *Comprehending and Mastering African Conflicts: The Search for Sustainable Peace & Good Governance*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1999); Taisier M. Ali & Robert O. Matthews (eds.), *Civil Wars in Africa: Roots and Resolution*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Raymond W. Copson, *Africa's Wars and Prospects for Peace* (Armonk & London: M. E. Sharpe, 1994); Monique Mekenkamp, Paul van Tongeren and Hans van der Veen, *Searching for Peace in Africa: An Overview of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Activities* (Utrecht, the Netherlands: European Platform for Confliction Prevention and Transformation, 1999).

教信徒間的衝突；基於對不同意識形態的執著而爆發內戰的例子不多，莫三比克（Mozambique）的內戰有其意識形態對立的一面，而安哥拉（Angola）的內戰勉強可以算是另一個例子，但即使是在安哥拉，其意識形態的層面也是來自內戰雙方背後所支持的美國與蘇聯。區域性發展的不平衡，特別是貧窮，雖然並不是大部份非洲內戰的起因，但卻是造成它持續的重要因素，獅子山和賴比瑞亞的內戰相當程度上受到貧窮的影響。威權政治領導人的少數統治幾乎存在於大部份的非洲內戰中，比較明顯的是薩伊（Zaire）和接續的剛果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及九二年以前的莫三比克。最後，政府本身的脆弱，當然容易給予反對勢力進行武力抗爭的機會，也是造成內戰遲遲無法終結的因素，索馬利亞（Somalia）的幾近無政府狀態及獅子山搖搖欲墜的文人政府是這方面的實例。

賴比瑞亞的內戰，除了歷史及族群因素外，亦包含了軍人干政及威權領導的少數統治等。宗教信仰的迥異及區域性發展的不平衡雖然亦存在於賴比瑞亞，但卻不是導致內戰及衝突持續的因素。

## 二、影響內戰走向的區域及國際因素

非洲國家之間彼此發生戰爭的機率很低，<sup>③</sup>但是內戰波及鄰國、鄰近國家支持叛軍、或是區域性與國際性組織及重要政治人物的介入，則是相當平常的事。就以一九九〇年代的內戰來說，賴比瑞亞的內戰波及到獅子山；蒲隆地（Burundi）的內戰造成難民湧入薩伊、坦尚尼亞（Tanzania）及盧安達。象牙海岸及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在賴比瑞亞內戰中支持賴比瑞亞民族愛國陣線（National Patriotic Front of Liberia，簡稱為NPFL）的泰勒；在薩伊的內戰中，叛軍領袖卡畢拉（Laurent Kabila）因獲得盧安達、烏干達（Uganda）、安哥拉及剛果共和國（Republic of Congo）的支持，而終能推翻莫布杜（Mobutu Sese Seko）政權；薩文比（Jonas Savimbi）則是有來自南非的奧援，方能持續在安哥拉進行游擊戰；在安哥拉協助下，剛果共和國前總統沙壽一恩奎索（Denis Sassou-Nguesso）經歷了四個月的內戰，又奪回其五年前在選舉中丟掉的權位。西非國家經濟體（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簡稱 ECOWAS）則是在奈及利亞的主導下，介入賴比瑞亞與獅子山的內戰；在非洲享有相當地位的前坦尚尼亞總統尼文瑞（Julius Nyerere），企圖調解蒲隆地的內戰；聯合國則是在這些衝突中，屢屢出面調停，或是扮演人道救援及維持和平的角色。除了區域國家及國際組織外，非政府組織如跨國公司有時也會透過母國施壓，影響內戰的走向。

賴比瑞亞與美國的長期密切關係是影響其內戰走向的重要國際因素，不過內戰本

註③ 少數的兩個重要實例包括了衣索匹亞與索馬利亞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在奧加丹（Ogadan）的衝突，及坦尚尼亞在一九七九年入侵烏干達，但即使在這兩個例子中，前者是一國對另一國境內同一民族進行分離主義的戰爭（irredentist war），而後者則是協助鄰國恢復秩序的人道干預。

身的殘酷，並因波及到獅子山與幾內亞而引起了區域性的關注，促成區域性組織 ECOWAS 的介入，則是賴比瑞亞內戰未能速戰速決的主要原因，但也是迫使交戰各方必須走向談判桌進行和議的決定性力量。

### 三、內戰結束、走向和平的可能途徑

除了持續衝突外，非洲國家結束內戰、走向和平的幾個可能的途徑是：(一) 內戰的一方（或藉外力、或憑本身的力量）最終以武力戰勝另一方，迫使其領導人流亡海外，交出政權，如一九九七年薩伊的卡畢拉擊敗莫布杜政權，或是三十年前奈及利亞中央政府擊敗想要獨立脫離聯邦的比弗拉，甚至是二〇〇二年安哥拉內戰因 UNITA 領導人薩文比被政府軍擊斃而促成和平協議也可以算是這一類的內戰結束方式；(二) 內戰的雙方或各方達成協議，以民主選舉決定國家未來的統治者，如一九九四年的莫三比克及一九九三年的安哥拉；(三) 內戰中的雙方或各方達成和平協議，分享治權及統轄領域，如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的索馬利亞；(四) 內戰雙方達成協議，叛軍領導人加入政府，分享政權，如一九九九年的獅子山。

在這四種結束內戰的形式中，第三類休戰後各自掌控轄區的例子極少，第二類的形式最多，但這些國家卻也不見得在民主選舉後就能完全脫離動亂，特別是選舉的結果不為一方所接受時，內戰隨時有可能再度爆發，安哥拉的一九九二年選舉就是一個實例。第一類軍事勝利的例子照理來說應是最具穩定性，但是卡畢拉在擊敗莫布杜後，卻面臨過去背後支持力量的盧安達及烏干達轉而支持新的叛軍與其對抗，可見卡畢拉的獲勝不完全是其軍事力量的勝利，而是莫布杜遭西方國家放棄，政權崩潰的結果。第四類分享政權的例子雖然是一個代價較低，比較容易達成的妥協，但若是互信不足，則難以持續，賴比瑞亞一九九五年及獅子山一九九九年的和平協議最終未能成功就是兩個實例。在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年的象牙海岸內戰中，法國從中斡旋，企圖以分享政權的方式讓交戰各方達成和平協議，結束內戰，最終仍是失敗。

賴比瑞亞的內戰最終是以和平協議後舉行了民主選舉而告結束，但也有不少觀察家認為泰勒的武力優勢和人民擔心若不支持他將會造成內戰的持續，是其最終獲勝的原因。<sup>④</sup>雖然選舉結果的公平性並未受到國際社會的質疑，也沒有立刻引起新的衝突，但泰勒政權卻並非穩固，自二〇〇〇年夏天開始，新的國內衝突又再度展開。

在使用以上的分析架構來探討賴比瑞亞內戰的經緯之前，當先我們要對賴比瑞亞的歷史及人文背景，略作介紹。其次，內戰的爆發及持續、和平協議的締結、民主總統大選的舉行等政治演變也必須詳加說明。在對歷史、人文背景及內戰過程有所瞭解後，本文將深入探討 (一) 導致賴比瑞亞國內衝突及內戰爆發的因素、(二) 影響賴比瑞亞內戰走向的區域及國際因素、(三) 賴比內亞結束內戰走向和平的途徑。

註④ Adekeye Adebajo, *Liberia's Civil War: Nigeria, ECOMOG,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West Africa*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 225.



## 貳、內戰爆發前的賴比瑞亞（～一九八九）

### 一、賴比瑞亞的歷史背景

賴比瑞亞是非洲最古老的獨立共和國，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由於在當時已開始有廢止黑奴的呼聲，美國殖民社會（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於一八一六年開始在西非的穀海岸（Grain Coast）附近尋求一塊土地，以安頓已獲得自由、願意重返非洲的黑奴，並由一八二二年開始在這裏移民定居，建立了一個美國的屬地，稱其為賴比瑞亞，英文原意就是自由地，首府則命名為門羅維亞，以紀念當時的美國第五任總統門羅（James Monroe）。<sup>⑤</sup>

一八四七年，賴比瑞亞的總督認為這塊屬地應停止繼續仰賴美國，因此宣佈獨立建國。哈佛法學院的學者為其起草憲法，康乃爾大學的教授則替其制定一般的法規，使賴比瑞亞成為繼海地之後，第二個以黑人為主的共和國，也是黑人在非洲所建立的第一個獨立國家。由於他們來自美洲大陸，也以其基督教的文化背景為榮，因而鄙視被稱為「鄉下人」（country people）或是「野蠻人」（tribal people）的原住民。<sup>⑥</sup>這些被稱之為亞美利加一賴比瑞亞族（Americo-Liberians）的移民及其後裔（簡稱美裔賴族），雖然人數不多（僅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二左右），卻是長期以來控制賴國的主要勢力。他們雖然是為了要脫離在美國的奴隸身份才遠渡重洋返回非洲，但卻相當歧視同膚色的原住民，可以說是極大的諷刺。<sup>⑦</sup>在十九世紀末期的殖民地爭奪戰中，賴比瑞亞一直保持主權完整，未遭受侵略。不過，就如同目前非洲國家與歐洲原殖民國之間的密切經貿關係一般，美國對賴比瑞亞的經濟深具影響力。

美裔賴族所組成的真惠格黨（True Whig Party，簡稱TWP）曾是全世界執政最久的政黨（一八七七～一九八〇）。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先是塔布曼（William V. S. Tubman）擔任總統近四十年（一九四三～一九七一），在他去世後，由副總統陶伯特（William R. Tolbert）繼任。<sup>⑧</sup>一九八〇年，賴比瑞亞發生軍事政變，陶伯特慘遭殺害，政變士官杜伊（Samuel K. Doe）成為新的領導人。<sup>⑨</sup>一九八九年的聖誕夜，另

註⑤ 許多中文譯名為蒙羅維亞，但基於此歷史淵源，本文採用門羅維亞。

註⑥ David Brown, "On the Category 'Civilised' in Liberia and Elsewher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20, No. 2 (1982), pp. 287~303.

註⑦ George A. Agbango, "The Crises of Nation Building: The Liberian Experience," in *Issues and Trends in Contemporary African Politics: Stability,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edited by George Akeya Agbango (New York: Peter Lang, 1997), p. 76.

註⑧ 有關陶伯特的介紹，請參考張云德，「賴比瑞亞新總統陶伯特」，問題與研究，第11卷第4期（民國61年1月），頁75~76。

註⑨ 有關一九八〇年的軍事政變，請參考J. Gus Liebenow, "The 1980 Coup: Exhilaration and Trauma," ch. 13 in *Liberia: The Question for Democrac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84~193.

一位曾參與杜伊陣營的軍人泰勒率領叛軍——賴比瑞亞民族愛國陣線（NPFL）由鄰國象牙海岸入侵賴比瑞亞，並且勢如破竹，由東北往西南移動，很快就兵臨門羅維亞近郊。此後雖然有西非區域組織的停火監督團的介入，但是杜伊還是被擄，在折磨後遭到殺害，也使賴比瑞亞陷入一個三邊的內戰及無政府的狀態。一九九七年，泰勒將軍贏得總統大選，賴比瑞亞政局方才逐漸穩定。

## 二、人文地理背景

賴比瑞亞位於西非大西洋沿岸，北為幾內亞、西北接獅子山、東與象牙海岸為鄰、南與西南則面臨大西洋，土地面積佔四萬三千平方英哩，約是台灣的三倍大，除了沿海有狹窄的海岸平原外，其餘則是被熱帶雨林所覆蓋。賴國有豐富的鐵礦、橡膠及木材，吸引許多跨國公司進駐開發。愛國陣線軍事行動的經濟基礎，主要就是來自於其佔領區這些資源外銷的權益收入。<sup>⑩</sup>

賴國人口兩百多萬，其中以說克魯語（Kru）、曼迪語（Mande）、及梅爾語（Mel）三大族裔人口最多。若是由族群來區分，則是克派勒（Kpelle）及巴沙（Bassa）兩族最多，各佔百分之二十及百分之十四；其餘的基歐（Gio）、克魯（Kru）、格雷博（Grebo）、曼諾（Mano）、洛馬（Loma）、及克蘭（Krahn）等所佔的比例，各約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之間，另外尚有不少來自黎巴嫩及敘利亞等地以經商為主的移民及其後裔，種族不可不謂複雜。同時在本地的各族群中，除了巴薩及少數幾個族群是僅居住在賴比瑞亞境內，其他各族則是散佈於獅子山、幾內亞、及象牙海岸各國，一旦有所衝突，極易成為區域性質。

賴比瑞亞各個族群中，存在著一個極為不合理的「公民資格」之界定。首先，根據一八四七年及一九八四年的憲法，只有黑人才能成為賴比瑞亞的公民，因此黎巴嫩及敘利亞的後裔就沒有公民資格。同時，即使在黑人中，他們必須是建國時由北美、加勒比海、及其他非洲各地移入者及其後裔，在一九四七年以前，這並不包括原住民的黑人。換句話說，自賴比瑞亞建國後約一百年間，賴比瑞亞的公民是來自外地，特別是美國的黑人及其後裔。即使原住民及移民者在過去五十年來有相同的法律地位，都是賴比瑞亞的公民，但是美裔賴族卻是長期以來的統治階級。

不過，原住民黑人一向認為他們才是真正的賴比瑞亞人，因此他們稱呼移民的後裔為美裔賴族，不算是真正的公民。由非洲其他地方移入的黑人也被歸於同一類別，包括在十八、十九世紀從幾內亞移入的曼丁戈族（Mandingo）在內，都被視為外國人。信奉回教的曼丁戈族操縱了當地的遠距離商業交易及手工業，有相當程度的經濟影響力，因此也成為政治勢力的結合對象；在塔布曼及陶伯特的政權中，充斥著這些紅頂商人。杜伊執政後仍然持續拉攏他們，讓曼丁戈商人掌控邊界的貿易。<sup>⑪</sup>不過，

註⑩ 參見 William Reno, "Reinvention of an African Patrimonial State: Charles Taylor's Liber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6, No. 1 (March 1995), pp. 109~120.

註⑪ William Reno, *Warlord Politics and African States*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8), p. 92.

這樣不尋常的偏袒（favoritism）也因此成為泰勒將軍清算的理由。他故意挑撥原住民黑人族群如基歐及曼諾對曼丁戈族的不滿情緒，造成後者在內戰中被大批屠殺。<sup>⑫</sup>

### 三、杜伊的軍事政變

如上所述，佔人口比例不到百分之二的美裔賴族長期執政，他們不但掌控支配政治權力，同時還將其他的族裔排除在權力之外。當杜伊在一九八〇年發動政變之前，賴國曾在一九七九年四月經歷過一次稻米暴動，執政的陶伯特對此事件處理不當，造成人心疏離，政局不安，也使杜伊得以趁勢而起，同時由於他本身是克蘭族，而不是美裔賴族，更使他獲得相當程度的支持及合法性。杜伊是賴比瑞亞歷史上首位非美裔賴族的領導人，他的上台增加了內地克派勒、克蘭及克魯族的政治影響力，削減了美裔賴族傳統上的優勢。<sup>⑬</sup>杜伊對自己所屬克蘭族的倚賴程度，可由官邸侍衛隊長、步兵的四個旅長、反恐特戰小組負責人，以及近三分之一的閣員皆由人口僅有百分之五的克蘭族出任，獲得明證。<sup>⑭</sup>

杜伊在甫上台之初，擔任的職務是人民救贖委員會（People's Redemption Council）的主席，而非體制內的領導人，似乎有意將政權還給文人政府。一九八一年時，杜伊政府成立了由二十五人組成的制憲團體，開始著手制定新憲，交由公民投票表決。不過，杜伊並不滿意制憲團所提出的版本，反倒是修正了部份條款，以遂其個人野心。他在一九八四年七月將此新憲付諸公民投票，獲得了賴國選民的支持，政府乃取消黨禁，隨即在一九八五年十月舉行大選。杜伊並沒有如先前所承諾的要將政權交給新的文人政府，他選擇自己加入選戰。由於杜伊掌控政府的選舉委員會，他所屬的政黨賴比瑞亞國家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of Liberia，簡稱NDP）輕易完成註冊登記的手續，但其他政黨卻遭到故意刁難，結果僅有三個勢力薄弱的反對黨得以參選，其他較有規模並且有選民基礎的兩個重要反對黨反被排除在外。

雖然杜伊在總統選舉中，僅以百分之五十一左右的得票擊敗其他三位候選人，但大部份國際選舉觀察團的成員及反對黨人士都指控執政黨有作票的情形。由於選舉結果遭到質疑，軍方在兩個多星期後發動政變，企圖推翻杜伊政府。雖然在剛開始時，政變似乎是成功的，但靠著動員忠於他的軍人，杜伊救平了這次的政變，並在次年一月宣誓就任新職。杜伊在發動政變時的軍階不過是上士（Master-sergeant），但此時已自我擢升為五星上將，杜伊似乎還想透過民主選舉，成為非洲的政治家。<sup>⑮</sup>由於美

註⑫ Augustine Konneh, "Citizenship at the Margins: Status, Ambiguity, and the Mandingo of Liberi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39, No. 2 (September 1996), pp. 141~154.

註⑬ Stephen P. Riley, "Liberia and Sierra Leone: Anarchy or Peace in West Africa?" *Conflict Studies*, No. 287 (February 1996), p. 4.

註⑭ D. Elwood Dunn and S. Byron Tarr, *Liberia: A National Polity in Transition* (Metuchen, New Jersey: Scarecrow Press, 1988), pp. 199~200.

註⑮ Ademola Adeleke,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Peacekeeping in West Africa: The Ecomas Operation in Liberi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3, No. 4 (December 1995), p. 573.



國這個長期的盟邦願意對此選舉的合法性背書，並且仍願意繼續提供援助，杜伊的政權方才得以再持續數年。<sup>⑥</sup>

除了未能依承諾要將政權還交文人政府外，杜伊執政的最受爭議之處，就是他製造了族群間的衝突。先前已提到他如何提拔自己所屬的克蘭族擔任政府要職，杜伊也對一九八五年政變時反對勢力集結的寧巴郡（Nimba County）之基歐與曼諾兩族進行大規模的報復，更加深了族群間的仇恨。<sup>⑦</sup>

### 叁、賴比瑞亞內戰經緯

#### 一、內戰的爆發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泰勒集結了大約一百名屬於賴比瑞亞民族愛國陣線（NPFL）的武裝人士，由鄰近的象牙海岸入侵在寧巴郡的布圖俄（Butuo），引發了七年多的內戰，最終造成杜伊總統政府的垮台。

由於寧巴郡主要是基歐及曼諾兩族的大本營，杜伊所屬的克蘭族原來就與其有過節，如今更因其支持泰勒的入侵行動，而大肆屠殺此兩族人。NPFL的游擊隊則是獲得了布吉納法索、甘比亞（the Gambia）及獅子山等傭兵的支持，將武器轉給基歐及曼諾族，對抗杜伊的賴比瑞亞武裝部隊（Armed Forces of Liberia，簡稱AFL）。經過半年左右的對抗，NPFL不但攻入克蘭族大本營的大吉達郡（Grand Gedeh County），同時還來到了門羅維亞的近郊，使賴比瑞亞的首都在整個一九九〇年前九個月成為政府部隊及叛軍角力的主要戰場。杜伊的軍隊控制了政府行政中心及其附近，背面就是沒有退路的大西洋。

一九九〇年年初，脫離了NPFL的普林斯·強森（Prince Johnson）帶領幾百名叛軍入侵賴比瑞亞的行動逐漸曝光。這第三支武裝力量，就是賴比瑞亞獨立民族愛國陣線（Independent National Patriotic Front of Liberia，簡稱INPFL）。INPFL行動神速，很快兵臨門羅維亞近郊，使門羅維亞立刻進入由AFL、NPFL、及INPFL分別控制三個區域的短兵相接之狀況。除此之外，尚有一支由杜伊所屬的克蘭族及曼丁戈族在獅子山的難民所支持的游擊隊聯合解放民主運動（United Liberation Movement for Democracy，簡稱ULIMO），以賴比瑞亞及獅子山邊境為基地。<sup>⑧</sup>這股軍事力量

註⑥ Reed Kramer, "Liberia: A Casualty of the Cold War's End," *Africa News Service*, <<http://www/africanews.org/usaf/liberia.html>>, p. 10.

註⑦ Raymond W. Copson, *Africa's War and Prospects for Peace*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3), p. 81; Stephen Ellis, *The Mask of Anarchy: The Destruction of Liberia and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 an African Civil War* (Washington Squa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60~61.

註⑧ Stephen Ellis, *The Mask of Anarchy: The Destruction of Liberia and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 an African Civil War* (Washington Squa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4~98.

還包括了許多 AFL 的成員。不過，在一九九四年時，ULIMO 又再分裂為由克羅瑪所領導、以曼丁戈為主的 ULIMO-K，及由羅斯福·強森（Roosevelt Johnson）、以克蘭族為主的 ULIMO-J。

另外，一九九一年一位曾在杜伊政府時代擔任教育部長的柏利（George Boley）成立了賴比瑞亞和平委員會（Liberia Peace Council，簡稱 LPC），使得反對泰勒的力量又增添一支。LPC 原先是一個政治組織，但在一九九三年五月後成為一個武裝力量。為了對抗反對他的力量，泰勒支持成立了一個以羅法郡居民為主的羅法防衛部隊（Lofa Defense Force，簡稱 LDF），對抗以曼丁戈為主的 ULIMO。賴比瑞亞內戰的複雜性，這些武裝力量的多元性是主要原因。

單單是內戰的第一年內，根據賴比瑞亞天主教和平及正義委員會（Catholic Peace and Justice Commission）的估計，至少有十萬名賴國人民為泰勒的軍隊所屠殺，<sup>⑩</sup>上百萬的難民則流散到鄰近的獅子山、幾內亞、及象牙海岸等國。

## 二、內戰衝突國際化

由於賴比瑞亞的內戰造成極大的動亂，照理應該會獲得國際社會，特別是與其有歷史淵源的美國之重視，但是此時正逢波斯灣戰爭，因此美國除了在六月派了兩千名海軍陸戰隊進行撤僑行動外，並沒有採取任何干預措施。<sup>⑪</sup>過去在非洲地區頗為積極的法國，也因賴比瑞亞及其難民主要所影響的獅子山並非它舊有殖民地，而未有任何積極的作為。西非諸國特別是奈及利亞，則是密切注意賴國局勢的發展，準備介入。奈及利亞本身為區域強權，本來就想要在後冷戰時期扮演區域制衡的角色，加上其軍事強人巴班吉達（Ibrahim Babangida）又是杜伊的好友，當然是願意助其一臂之力，以對抗有法語系國家如象牙海岸及布吉納法索支持的泰勒。巴班吉達當然不能明目張膽地直接介入，而必須透過西非的區域組織及授權組成的停火監督團來遂其目的。

ECOMOG 為 ECOWAS Cease-Fire Monitoring Group 的英文簡稱，即西非國家經濟體停火監督團。ECOWAS（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這個西非國家經濟組織成立於一九七五年，原是一個區域性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其成員共十六個，包括貝南（Benin）、布吉納法索、維德角（Cape Verdes）、象牙海岸、甘比亞、迦納、幾內亞、幾內亞比索（Guinea-Bissau）、賴比瑞亞、馬利（Mali）、茅利塔尼亞（Mauritania）、尼日（Niger）、奈及利亞、塞內加爾（Senegal）、獅子山、多哥（Togo）。一九九〇年起，這個區域性的組織一改過去只注重經濟合作議題的傳統，積極介入賴比瑞亞的內戰。除了建構和平外，它還負責維持和平，因此在參與協調談判的工作同時，ECOMOG 也集結了一個以奈及利亞為主的多國維和部隊，監督停火。

註<sup>⑩</sup> Dave Peterson, "Liberia: Crying for Freedo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2 (April 1996), p. 150.

註<sup>⑪</sup> Stephen Ellis, "Liberia 1989~1994: A Study of Ethnic and Spiritual Violence," *African Affairs*, Vol. 94, No. 375 (April 1995), p. 168.

ECOWAS在一九九〇年五月於甘比亞首都班竹(Banjul)的元首會議中,接受了奈及利亞的提議,決定成立常設調解委員(Standing Mediation Committee,簡稱SMC),以解決共同體內的爭端,並以甘比亞、迦納、馬利、奈及利亞與多哥五國為此委員會的成員,幾內亞及獅子山擔任觀察員,其優先任務是調查賴國危機的真相。②SMC隨後在七月提出終止賴國動亂的和平計畫,包括了(一)立刻讓交戰各方達成停火協議、(二)建立並部署監督停火的機制 ECOMOG、(三)促成交戰各方達成建立臨時政府的協議、(四)在 ECOMOG 監督下完成民主選舉,產生新的實質政府。然而,SMC 成員之間對停火的時機、臨時政府的成員、及佈署維和部隊的實用性並不能產生共識,也使 SMC 成員及各交戰團體間無法達成協議。③

SMC 或 ECOWAS 並未企圖突破僵局,反倒再推動所謂的 ECOWAS 和平計畫,提出了較先前計畫更為積極的作法,包括(一)立刻停止交戰團體的對抗及衝突、(二) ECOMOG 進駐賴比瑞亞、(三) ECOMOG 協助解除各交戰團體的武裝、(四)對交戰團體採取武器禁運的管制、(五)在大選前設立臨時政府、及(六)創造總統大選付諸實行的氣氛。

在巴班吉達的領導下,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所組成的三千名維和部隊 ECOMOG 於一九九〇年八月進駐門羅維亞。泰勒原先認為其勝利在望,不料卻因 ECOMOG 的介入而使其政治前途生變,因此 NPFL 在 ECOMOG 登岸時,即對其攻擊,以示不滿。杜伊在九月九日冒險離開總統府要與 ECOMOG 會晤時,為 INPFL 所截獲,並於次日遭害。④不過,除了一小部份為 INPFL 所佔領, ECOMOG 在此時已

註② 有關 ECOWAS 及 ECOMOG 在賴比瑞亞內戰中的所扮演角色的相關分析及研究,請參考 Ademola Adeleke, *Liberia's Civil War: Nigeria, ECOMOG,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West Africa*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Ademola Adeleke,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Peacekeeping in West Africa: the Ecomog Operation,"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3, No. 4 (December 1995), pp. 128~164; Yekutiel Gershoni, "From Ecomog to Ecomog: The Liberian Crisis and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Hegemony in West Africa," *Liberian Studies Journal*, Vol. 18, No. 1 (1993), pp. 21~43; Cyril Iweze, "Nigeria in Liberia: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of Ecomog," in *Nigeria i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edited by Margaret A. Vogt and A. E. Ekowo (Lagos: Malthouse Press, 1993), pp. 216~244; Karl P. Maygar and Earl Conteh-Morgan (eds.), *Peacekeeping in Africa: ECOMOG in Liber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S. Byron Tarr, "The Ecomog Initiative in Liberia: A Liberian Perspective," *Issue: A Journal of Opinion*, Vol. 21, No. 1~2 (1993), pp. 74~83; Marc Weller (ed.), *Regional Peace-Keeping and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 The Liberian Cri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中文方面,請參考鍾志明,「區域組織實施人道干涉的合法性基礎:西非共同體部隊與賴比瑞亞內戰」,《問題與研究》,第36卷第11期(民國86年11月),頁41~54。

註③ Clement E. Adibe, "The Liberian Conflict and the ECOWAS-UN Partnership,"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8, No. 3 (Special Issue, 1997), p. 473.

註④ 有關杜伊遭到殺害的報導很多,也有不少出入,較為詳盡的敘述來自 Stephen Ellis, *The Mask of Anarchy: The Destruction of Liberia and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 an African Civil War* (Washington Squa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17.

實際控制了門羅維亞，使賴國首都的情勢逐漸穩定下來，泰勒則是趁機鞏固其在門羅維亞以外所控制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賴比瑞亞領土。

就在杜伊遭殺害前十多天，許多賴比瑞亞的政治人物在甘比亞首都班竹開會，並選出一個由政治學者暨賴比瑞亞人民黨（Liberian People's Party，簡稱LPP）黨主席沙耶（Amos Sawyer）所領導的國家團結臨時政府（Interim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簡稱IGNU）。雖然許多西非國家及ECOWAS支持IGNU，但NPFL卻拒絕承認這個臨時政府，而在其控制地區成立自己的政府。在杜伊遭殺害後，這個新的組織就自然成爲賴比瑞亞的新政府。

### 小 結

ECOWAS的強勢介入賴比瑞亞的內戰，雖然提出了達成和平的進程與計畫，並且以實際的軍事干預及維和行動予以付諸執行，但這一階段的努力還是失敗，其主要的原由是（一）ECOWAS的成員對和平進程及計畫等基本原則雖有共識，但對執行部份卻有歧見；（二）ECOMOG雖然名爲維持和平部隊，但卻無法阻止強森的INPFL在其總部殺害杜伊，讓強森的聲名大噪，成爲叛軍的新勢力，使得賴國的局勢更趨複雜；（三）ECOMOG是以奈國軍隊爲主、甘比亞、迦納、幾內亞及獅子山等國軍隊爲輔的監督停火機制。除了幾內亞爲法語系國家之外，ECOMOG的其餘成員皆是英語系國家，引起了法語系西非國家的不安，因此在一九九一年十月增加了來自塞內加爾的維和部隊，以維持區域勢力的平衡，<sup>24</sup>但其中矛盾是顯而易見的；（四）ECOWAS與內戰中最大勢力NPFL並沒有進行溝通，取得其領導人泰勒對和平計畫的支持。在雙方彼此猜忌互不信任的情況下，停火自然無法達成；（五）國際間最重要解決爭端機制的聯合國並未在這個階段有積極的參與，使得內戰的各方及ECOWAS間的互動，無法受到應有的重視，也導致計畫執行上的困難。

### 三、和平協議與和平進程

#### （一）巴馬科協議、臨時政府及班竹協議（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二月）

臨時政府（IGNU）是在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正式成立，它是在鄰國馬利首都所簽署的巴馬科停火協議（Bamako Cease-Fire）之具體成果。此會議是ECOWAS針對賴比瑞亞內戰所召開的特別高峰會議，有十個會員國的元首與會，可見區域國家對此問題的關切。臨時政府成立後，最重要的目標當然就是希望能達成和平協議，解除武裝並產生新的政府。雖然NPFL的泰勒未參與巴馬科停火協議的簽署，但因爲ECOMOG、AFL、及INPFL已穩穩控制門羅維亞，因此泰勒最終還是同意臨時政府的提議，召開國是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並重新改組臨時政府，讓所有內戰中的交戰團體都

註<sup>24</sup> 有關塞內加爾維和部隊的分析，參見Robert A. Mortimer, "Senegal's Role in Ecomog: the Francophone Dimension in the Liberian Crisis,"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4, No. 2 (June 1996), pp. 293~306.

有代表參與，這就是一九九〇年十二月所達成的班竹協議（Banjul Agreement）。

### （二）洛梅協議及國是會議（一九九一年二月～五月）

一九九一年二月，交戰各方在塞內加爾、奈及利亞和多哥的國家領導人斡旋下，於多哥首府洛梅（Lome）達成新的協議，確定 ECOMOG 監督停火的機制及實際操作的細節。由於 NPFL 對臨時政府 IGNU 的組成有意見，要求解除武裝的動作必須在 IGNU 重組後才開始，而沙耶則堅持必須先解除武裝，再進行臨時政府的改組，因而形成僵局，這也成為未來和平協議中爭執的焦點。<sup>⑤</sup>接著，各界相當期待能帶來和平曙光的國是會議終於在賴比瑞亞各宗教領袖的斡旋下，於三月十五日在門羅維亞召開。不過，泰勒以個人安全堪虞為理由，婉拒邀請，改派 NPFL 官員代表參加。在會議期間，泰勒支持獅子山叛軍、引發該國內戰的消息曝光，造成極大的爭議，而 NPFL 官員在受到指責後憤而離席，也使得國是會議除了再次確認沙耶政府的合法性外，無法達成預定目標。<sup>⑥</sup>

### （三）雅慕索戈會議（一九九一年六～十月）

沙耶和泰勒間的矛盾，是賴比瑞亞和平進程無法推動的主要原因。一九九一年六月至十月間，象牙海岸總統胡佛埃—鮑尼以西非地區元老級政治領袖及智者（le sage）的身份將泰勒與沙耶同時帶到談判桌上，促成包括了奈及利亞與其他西非國家在內之四個回合的協議。雖然胡佛埃—鮑尼似乎在公開場合接受了 ECOMOG 的維和行動，但私底下卻仍然不斷提供泰勒各樣的援助，並且希望藉著雅慕索戈的會談，讓泰勒取代沙耶成為賴國總統，由於 ECOMOG 及美國都掌握到象牙海岸對 NPFL 支持的證據，因此胡佛埃—鮑尼的中立仲介角色受到質疑。

儘管與會者彼此間的互信不足，但最終還是達成了若干協議，包括 1. ECOMOG 在賴比瑞亞全境內的佈署；2. 藉由美國前總統卡特的國際談判網路（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Network）之參訪及 ECOMOG 的監督，促成各方勢力的解除武裝；3. 設立賴比瑞亞和獅子山邊界的緩衝區（buffer zone）；4. 由 ECOMOG 負責監督賴比瑞亞的所有機場及港口；5. 擴大 ECOMOG 的編制，加入一千五百名來自塞內加爾的部隊；6. 難民的遷移；及 7. 設立新的臨時政府、選舉委員會及臨時的最高法院，在六個月內完成民主選舉。

在 ECOWAS 的常設調停委員會 SMC 方面，新的五個成員為象牙海岸、塞內加爾、多哥、甘比亞、及幾內亞比索，其中只有多哥及甘比亞是原有成員，而象牙海岸和塞內加爾的加入與奈及利亞和迦納的退出，也顯示法語西非國家願意有更多的參與。<sup>⑦</sup>此外，卡特總統的與會也讓 ECOWAS 調停及 ECOMOG 監督的中立地位，

註⑤ Adekeye Adebajo, *Liberia's Civil War: Nigeria, ECOMOG,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West Africa*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 87.

註⑥ Mark Huband, *The Liberian Civil War* (London: Frank Cass, 1998), pp. 206~207.

註⑦ Adekeye Adebajo, *Liberia's Civil War: Nigeria, ECOMOG,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West Africa*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 87.



更容易受到國際社會的接受。不過，雅慕索戈的四個回合會談並沒有邀請內戰中的另一個主要團體 ULIMO 與會，造成臨時政府與泰勒間的協議缺乏全面性的適用。

#### (四) 日內瓦會議至 ECOWAS 的達卡會議（一九九二年四月～七月）

在雅慕索戈會議後，由於泰勒的地盤遭到 ULIMO 的侵蝕，而使他懷疑 ECOWAS 的中立性，認為後者表面上支持停火協定，暗中卻在奈國領袖巴班吉達的控制下，成為 ULIMO 的背後支撐力量。當一個調停的組織不被內戰中實力最強的一方所信任，和平協議的執行當然會有阻撓。此外，ECOMOG 面臨了一個左右為難的處境，就是「站在敵對者中的一邊，這雖然有極大的好處，但這樣一個戰略的結盟，卻是違反了傳統的維和執行。」<sup>②</sup>

在一九九二年三月時，在雅慕索戈會議所達成的協議中，僅完成了選舉委員會及臨時最高法院成員的提名部份。由於胡佛埃—鮑尼這位元老政治家的信譽會因協議執行的遲滯不前，受到折損，因此儘管他是風燭殘年、身體羸弱，仍極力在其休養的日內瓦抱病促成了一九九二年四月六～七日舉行的日內瓦會議，將 ECOWAS 的佈署延至四月底，解除武裝的完成日期則改至兩個月後的六月八日。

雖然泰勒在日內瓦時同意了這樣的一個新時間表，但一回到賴比瑞亞就宣稱他是被迫簽字，並且要求 ECOWAS 先降低其部隊人數，才願意配合。泰勒的出爾反爾，也顯示即使是胡佛埃—鮑尼這樣的一個非洲地區的元老級且曾給予其支持的政治領袖都無法影響泰勒，<sup>③</sup>更遑論其他在泰勒眼中被視為是不中立的第三者。

由於泰勒的頑強抗拒，ECOWAS 在當年七月於塞內加爾首都達卡所舉行的年會中，通過決議，要求泰勒在三十天內解除武裝，否則就要採取經濟制裁。泰勒認為 ECOWAS 及 ECOMOG 已成為他獲取政權的最大障礙，因此乃先發制人，發動了章魚行動（Operation Octopus）。

#### (五) 章魚行動及聯合國的介入（一九九二年十月）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五日，泰勒的 NPFL 對賴比瑞亞首都門羅維亞進行長達十二小時的炮彈攻擊，目標包括了 ECOWAS 的總部、臨時政府所在地、及奈及利亞大使館，造成 ECOMOG 極大的創傷。ECOMOG 在一週後方有較具協調的軍事回應，不單阻止了 NPFL 的前進，同時還對其控制區的城市及機場進行轟炸，以切斷其後援。在奈及利亞和迦納的援兵逐漸抵達後，終於在十月底將情勢穩定下來。

雖然泰勒的章魚行動最終並未替他帶來軍事勝利，但也凸顯了 NPFL 的軍事實力，讓泰勒在未來的任何和平協議中所作的要求不容被忽視。此外，由於 INPFL 的基地在此軍事行動中被 NPFL 摧毀，也迫使其領導人普林斯·強森接受 ECOWAS 的安排，

註<sup>②</sup> Karl P. Magyar, "ECOMOG's Operations: Lessons for Peacekeeping," in *Peacekeeping in Africa: ECOMOG in Liberia*, edited by Karl P. Magyar and Earl Conteh-Morgan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98), p. 53.

註<sup>③</sup> Adekeye Adebajo, *Liberia's Civil War: Nigeria, ECOMOG,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West Africa*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 103.

流亡奈及利亞，使泰勒的競爭敵手少了一位。此外，ECOMOG 的缺乏軍紀及維和能力也暴露無遺。同時，由於AFL及ULIMO在章魚行動中與ECOMOG並肩作戰，更使後者的中立性受到嚴重的質疑，促成了聯合國扮演較為積極的角色。

聯合國安理會於十一月通過了第七八八號決議案，對交戰各方實施武裝禁運。雖然此禁運也適用於NPFL，但泰勒對聯合國的信任度，顯然遠遠超過ECOWAS，因此表示願意積極配合。<sup>③</sup>聯合國同時還任命戈登—索慕斯（Trevor Gordon-Somers）為特使，前往賴比瑞亞與西非地區的各國首府進行穿梭外交。<sup>④</sup>

#### （六）科托諾協議（一九九三年七月）

一九九三年在貝南首都的科托諾協議（Cotonou Accord）是由象牙海岸的總統胡佛埃—鮑尼幹旋召集，聯合國、非洲團結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簡稱OAU）、ECOWAS、及內戰中的三方—NPFL、AFL、及ULIMO簽署同意的。除了達成停火協定及解除武裝外，還成立新的過渡政府以取代沙耶所領導的臨時政府、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國務院、及排定一九九四年的大選。此協議除了有聯合國的支持及美國允諾的經濟援助外，最重要的有西非地區以外的非洲國家如辛巴威、烏干達、坦尚尼亞等的維和部隊之參與。<sup>⑤</sup>此外，安理會在同年八月通過八六六號決議，促成聯合國在賴比瑞亞觀察團（United Nations Observer Mission in Liberia，簡稱UNOMIL）的成立，來協助 ECOMOG 共同執行科托諾協議，也使賴比瑞亞的內戰有了世界性國際組織的介入。<sup>⑥</sup>一九九四年二月，沙耶辭去 INGU 的職位，一個名為賴比瑞亞國家過渡政府（Liberia National Transition Government，簡稱LNTG）的新政府成立。

#### （七）阿科森波協議（一九九四年九月）

科托諾協議的國際層面是以往協議所無法相比的，再加上和泰勒較為敵對的沙耶政府也已被有 NPFL 代表參與的過渡政府所取代，照理來說應該會更受泰勒尊重而可以付諸實現，但由於解除武裝的工作是泰勒無法信任的 ECOMOG 來執行，因此仍然有相當的阻力。<sup>⑦</sup>ECOWAS在一九九四年的輪值主席是迦納總統羅林斯（Jerry Rawlings），

註③ U.N.Doc.S/RES/788 (1992), November 19, 1992; Earl Conteh-Morgan,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the Liberian Peace Process," *Peacekeeping in Africa: ECOMOG in Liberia*, edited by Karl P. Magyar and Earl Conteh-Morgan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98), p. 33.

註④ Adekeye Adebajo, *Liberia's Civil War: Nigeria, ECOMOG,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West Africa*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p. 126~127.

註⑤ Martin Lowenkopf, "Liberia: Putting the State Back Together," in *Collapsed States: The Disintegr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Legitimate Authority*, edited by I. William Zartman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5), p. 92.

註⑥ U.N. Doc.S/RES/886 (1993), August 10, 1993; Clement E. Adibe, "The Liberian Conflict and the ECOWAS-UN Partnership," p. 477.

註⑦ Stephen P. Riley, *The Mask of Anarchy* (Washington Squa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01.

因此當科托諾協議無法順利推動時，羅林斯在迦納的阿科森波（Akosombo）邀請了過渡政府的三個武裝派系 NPFL、ULIMO 和 AFL 以及聯合國的特使戈登—索慕斯參與。

阿科森波協議成立了一個新的五人國務院，三個派系各有一個代表，其餘的一位由泰勒和 ULIMO-K 的克羅瑪共同任命的代表，另一位則是由公民社會提名。此國務院和科托諾的國務院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的決定無須一致決，僅須多數決，同時它的決議是可以強制實行的。此外，解除武裝的監督工作也由 ECOMOG 轉為 LNTG 負責。不過，由於其他的武裝派系如先前提到的 LPC 及 LDF 等未能參與此和平協議，因此它們就不受此協議的規範，可以任意為所欲為，也讓阿科森波協議註定要失敗。同時，賴比瑞亞國內的許多政治團體和公民社會對此協議有軍閥利益分贓的傾向，深深不以為然，更重要的是，奈及利亞對此協議有所保留，迫使羅林斯不得不再召開另一會議，以達成共識。<sup>⑤</sup>

#### （八）阿克拉協議（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下旬，ECOWAS 的九個會員國及坦尚尼亞與烏干達的代表、賴比瑞亞內戰的各派系（除了 NPFL、ULIMO-K、AFL 外，尚有 LPC、LDF 和其他小派系組成的聯盟）在迦納首都阿克拉集會。在此次的集會中，除了對國務院的組成作了新的安排外，此委員會的主席還有行政權，委員會本身亦有任命內閣的權力，並將重組一個包括所有武裝派系在內的新賴比瑞亞軍隊（AFL）。隨後，各派系代表回到賴比瑞亞與派系內相關人士報告，在獲得背書後於十二月回到阿克拉正式簽署了阿克拉協議（Accra Agreement）。<sup>⑥</sup>

如同先前的協議一般，阿克拉協議在簽字後墨水未乾前就又遭破壞，各武裝派系間的軍事衝突並未因此而消失，停火協議及新的國務院都未依時間表進行。更嚴重的問題是泰勒自認 NPFL 實力最為堅強，因此應該由他出任國務院的主席，或至少是唯一的副主席，但這些要求皆遭拒絕，使得阿克拉協議在沒有泰勒積極配合下，無法順利推動。科托諾、阿科森波與阿克拉協議的無法付諸實行，也衝擊到聯合國的維和工作。

#### （九）聯合國的決議及維和工作的結束

在賴比瑞亞內戰爆發初期，聯合國曾企圖將此議題列入安全理事會討論，但是由於象牙海岸的反對，也由於本身認為此問題應由非洲國家自己解決而作罷。在一九九二年的「章魚行動」造成 NPFL 及 ECOMOG 兩者都元氣大傷後，聯合國終於受邀擔任調停工作，這就是先前提到一九九三年七月的科托諾協議。

透過聯合國決議案第八六六號，安理會成立在賴比瑞亞的和平觀察團—UNOMIL

註⑤ Adekeye Adebajo, *Liberia's Civil War: Nigeria, ECOMOG,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West Africa*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p. 156~160.

註⑥ 此協議又稱為阿克拉澄清（Accra Clarification），為對阿科森波協議的澄清之意。

(United Nations Observer Mission in Liberia)，來監督科托諾協議的執行。除了軍職人員外，此觀察團的兩百零三位團員尚包括和醫療、工程、大眾傳播、交通、及選舉業務相關者，其獲得授權的項目包括 1. 確認和平協議的遵守、2. 司法處理暴力事項、3. 派送人道救援物品、4. 完成地方選舉、5. 重建社會經濟之基本產業結構、6. 解除參戰者的武裝及動員。

事實上此觀察團的任務是否成功，與科托諾協議順利執行，是息息相關的。此外，由於 UNOMIL 的資源不足，也使其必須仰賴 ECOMOG 的支持，方能推動其工作，這也使得那些不信任 ECOMOG 的交戰團體對 UNOMIL 亦不表放心。在科托諾協議失敗後，ECOMOG 的各會員國對賴比瑞亞的和平失去信心，紛紛裁減其參與此非洲區域性的維和部隊，UNOMIL 的規模也相對地逐漸縮小，終於在一九九六年壽終正寢。

#### (十) 阿布加協議 (一九九五年九月)

在一九九五年八月以前，賴比瑞亞各方已經歷了十三次的和平協議，但由於泰勒的從中作梗或是消極杯葛，使得和平進程一再延宕，直到八月的阿布加協議，才終於露出曙光。根據這項協議，各方再次同意新國務院的成員由各主要的參戰及民間團體之代表組成，其中包括一位主任委員及五位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由賴比瑞亞大學英文系教授森卡武羅 (Wilton Sankawulo) 擔任，五位副主任委員的權力地位一律平等，包括了 NPFL 的泰勒、LPC 的波利 (George Boley)、ULIMO-K 的克羅瑪、賴比瑞亞國是會議 (Liberian National Conference, 簡稱 LNC) 的奎亞 (Oscar Quiah)、及九十歲的老酋長譚巴·泰勒 (Tamba Taylor)。除了五位副委員外，此國務院還任命了 AFL 的波溫將軍 (General Hezekiah Bowen) 為國防部長、及 ULIMO-J 的羅斯福·強森為農村開發部長，以擴大新政府的代表性。阿布加會議及國務院的成立，使得經歷了六年內戰的泰勒終於能夠以得勝者的姿態，首次進入門羅維亞。<sup>②</sup>除了國務院的設立，阿布加協議決定了停火協議立刻生效，並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以前完成解除武裝，然後在一九九六年八月舉行選舉。

雖然阿布加協議有相當明確的時間表，但是就在一九九五年底 ECOMOG 開始執行解除武裝工作時，羅斯福·強森所領導的 ULIMO-J 與 ECOMOG 因鑽石礦藏的控管權發生衝突。這個對 ECOMOG 及 UNOMIL 維和部隊的挑戰，也因而引發各交戰團體間對維和部隊貫徹解除武裝、達成和平協議的能力有所懷疑，也因而再度展開戰事，以確保其勢力範圍。<sup>③</sup>

此外，由於森卡武羅本身缺乏權力基礎，因此雖然貴為國務院的主委，但是卻被架空，實權操在泰勒手中。泰勒拒絕在限期內完成解除武裝，而欲將此程序在選舉後才進

註② Dave Peterson, "Liberia: Crying for Freedo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2 (June 1996), p. 151.

註③ Clement E. Adibe, "The Liberian Conflict and the ECOWAS-UN Partnership,"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8, No. 3 (Special Issue, 1997), p. 481.



行完成，這基本上就違反了阿布加協議的內容。除此之外，泰勒還想要將 ECOMOG 的力量納入於國務院的管轄範圍，遂引起奈及利亞的不安。更嚴重的是，泰勒還想要以謀殺罪名逮捕擔任農村發展部長的強森，因而引起門羅維亞另一波的動亂。

#### (十一) 第二回合的阿布加協議（一九九六年八月）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七日，新的阿布加協議出爐，所有在前次簽署的各團體再次簽署新的協議。森卡武羅為非洲第一位女性領導人—培瑞女士（Mrs. Ruth Sando Perry）所取代，其餘成員不變。解除武裝的限期改為一九九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各個軍頭所代表的派系也要在二月底以前解散，大選則定在五月底舉行，新的政府則預定在六月十五日產生。

### 四、一九九七年的總統選舉

一九九七年的賴比瑞亞大選是在國際觀察員及非洲維持和平部隊的監督下進行，泰勒（Charles Taylor）輕易地擊敗了曾在聯合國任職的強森—瑟麗芙女士（Ellen Johnson-Sirleaf）及其他十一位候選人，獲得百分之七十五的選票，當選總統。儘管西方觀察家對泰勒這位惡名昭彰的軍事強人有許多保留，但是或許由於賴比瑞亞在之前的七年來歷經流血衝突，造成家破人亡的慘痛經歷，使望治心切的選民能無視他過去的殘暴殺人行為，在這個被視為公平的自由選舉中，投票給這位承諾會帶來和平與穩定的劊子手。<sup>③</sup>或許選民心中也在評估，若是投給泰勒這位軍閥，他至少有力量讓選舉結果不受挑戰；若是投給一位文人，這位軍閥是否會回到叢林中，重新開啓內戰。<sup>④</sup>在兩害相較權取其輕的情況下，泰勒順利贏得勝利。

雖然瑟麗芙對泰勒的高票當選有所質疑，但是根據監督選舉的國際觀察團指出，儘管選舉是在倉促間舉行，以致於投票前對選民的教育不夠，然而大規模的作票行為並不存在，因此算是一個自由公平的選舉。隨著泰勒的當選，賴比瑞亞的無政府狀態算是正式結束，在內戰中參與維持和平的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簡稱 ECOWAS）的監督組織（Monitoring Group）—ECOMOG—也撤離賴國。

### 五、泰勒執政後的國內衝突

賴比瑞亞內戰中最強大的一股力量就是泰勒所領導的 NPFL，其他的勢力在選後都逐漸式微，因此當新的叛軍出現時，大部份的觀察家皆無法清楚地對此組織作明確的界定。事實上，這個名為賴比瑞亞和解與民主聯盟（Liberians United for Reconciliation and Democracy，簡稱 LURD）叛軍是在內戰中失利各方不肖份子的結合。LURD 沒有治國的方略，也缺乏政治意識形態。除了想要除掉泰勒是共同接受的目標外，

註③ Mary Fitzpatrick, "Liberia's Tenuous Electi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ust 1, 1997, p. 20.

註④ "Liberia: Wooing Warriors," *The Economist*, July 12, 1997, p. 44.



LURD 並沒有任何的政願景。<sup>④</sup>

在面臨聯合國禁運制裁的同時，LURD 也不斷製造事端，甚至一度逼近首都門羅維亞。此外，由於聯合國的制裁造成了賴國財政困境，也使泰勒必須安撫因無法支付薪資而隨時有可能叛變的軍人。在極端受困的情況下，靠著將國內薩波國家公園（Sapo National Park）內的原木賣給香港的東方木材公司，泰勒仍然能夠竭力維護政權。<sup>⑤</sup>

## 肆、賴比瑞亞內戰相關因素的分析

### 一、導致內部衝突、內戰爆發及內戰持續的因素

#### （一）杜伊政權合法性的喪失

儘管杜伊在發動政變後，將陶伯特處死的方式極其殘忍，但由於他是推翻了美裔賴族的少數政權壟斷，大部份的賴比瑞亞人基本上還是支持這個一黨統治的終結。不過，杜伊在取得政權後，不單是將還政於文人政府的民主選舉拖延舉行，同時還對政黨活動加以限制，並自行參選且在選舉中作弊以贏得選舉。若是杜伊一九八五年的總統大選之合法性沒有疑問，就不會有接下來的流產政變。杜伊上台後貪污腐敗的程度，與陶伯特政府相較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杜伊政權的合法性，幾乎是仰賴美國雷根政府的強力支持，因此一旦冷戰結束，賴比瑞亞的戰略價值消失後，此政權的合法性也不復存在。

#### （二）族群的衝突

本文在先前曾說明賴比瑞亞是個多族群的國家，但由其建國之初到一九八〇年為止，美裔賴族就一直掌握政治大權，另外曼丁戈族則是控制了經濟的利益。由於這兩個精英族群人口不到賴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五，因此當然會造成其他族群的不滿，也使來自鄉下落後地區克蘭族杜伊所領導的軍事政變獲得相當程度的支持。不過，杜伊為了鞏固政權，因此大量在新政府中起用克蘭族擔任要職，並且在軍隊中專挑克蘭族升為軍官。此外，杜伊與原先共同發動軍事政變的齊翁帕（Thomas Quiwonkpa）發生權力衝突，他也將此個人權力鬥爭提高到克蘭族與齊翁帕所屬的基歐及曼諾族間的衝突。<sup>⑥</sup>雖然泰勒本身是美裔賴族，但是他在一九八九年所發動的入侵行動，就是由基歐及曼諾兩族所居住的寧巴郡開始。我們不願將族群衝突視為肇始內戰的原因，但

註④ Douglas Farah, "Liberian Leader Again Finds Means to Hang on,"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4, 2002, p. A01.

註⑤ Douglas Farah, "Liberian Leader Again Finds Means to Hang on,"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4, 2002, p. A01.

註⑥ Stephen Ellis, "Liberia 1989-1994: A Study of Ethnic and Spiritual Violence," *African Affairs*, Vol. 94, No. 375 (April 1995), pp. 176~178.

它卻是造成內戰中慘絕人寰濫殺無辜的主要因素。克蘭族擔心遭到報復而產生的團結力量，也使杜伊不願輕易交出政權，讓原本可以早結束的內戰陷入膠著，導致更多生命財產的損失。

### (三) 缺乏泰勒以外的其他選擇

泰勒所領導的 NPFL 雖然是內戰中控制區域最廣的武裝力量，但卻因受到外國勢力的支持，使其正當性受到質疑，不單杜伊死後的 AFL 及杜伊所屬的克蘭族並沒有因其領導人遭到暗殺而解體，持續與泰勒對抗，泰勒本身的 NPFL 在內戰一開始也分裂出 INPFL，可以說是一個戰國時代。除了有新的武裝派系在內戰中出現外，公民社會的文人組織也盼望藉著政治參與，能在混亂的內戰中掌握政治權力，但臨時政府的沙耶和過渡的國務院主席森卡武羅兩位教授雖有知名度，但卻缺乏實力，難以和泰勒或其他武裝派系對抗。反對泰勒的力量無法整合，使泰勒在內戰中無須擔心國內有與其對抗的其他選擇。

### (四) 天然資源與武器的交換

賴比瑞亞雖然土地面積不大，但天然資源卻相當豐富，橡膠、鐵礦、鑽石及木材是出口的大宗。在泰勒的 NPFL 佔領了門羅維亞以外的大部份賴比瑞亞領土及控制了布坎南 (Buchanan) 港後，他也同時掌握了大多數天然資源的出口。多國企業及各國的商人並不會因為泰勒是叛軍領袖而放棄和他打交道，泰勒也藉著證照的發放，換取現金美元，並以這些收入向東歐國家購買武器，經布吉納法索及象牙海岸進入賴比瑞亞。<sup>④</sup>在泰勒支持獅子山的叛軍後，他又控制了更豐富的獅子山鑽石礦區，成為轉售獲利中間人。不僅是 NPFL 利用賴比瑞亞的天然資源作為換取武器的工具，ULIMO 也同樣是靠輸出這些礦藏及橡膠的輸出證照規費獲利。<sup>⑤</sup>

## 二、影響內戰走向的區域及國際因素

### (一) 支持泰勒的非洲國家及法國

#### 利比亞

杜伊為了要爭取美國方面的支持並取悅對利比亞恨之入骨的雷根總統，曾在非洲團結組織及其他第三世界會議的場合，嚴加撻伐利比亞的強人格達費，因而與其交惡。<sup>⑥</sup>泰勒的 NPFL 從一開始就受到利比亞的支持，格達費除了在其境內協助訓練 NPFL 的武裝作戰外，也提供許多武器給這支革命力量。NPFL 的核心幹部都在此接

註④ Stephen Ellis, *The Mask of Anarchy: The Destruction of Liberia and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 an African Civil War* (Washington Squa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89~90.

註⑤ Adekeye Adebajo, *Liberia's Civil War: Nigeria, ECOMOG,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West Africa*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 113.

註⑥ Stephen P. Riley, *The Mask of Anarchy* (Washington Squa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58.

受過游擊訓練，其中還包括了後來脫離 NPFL 自行成立 INPFL 的強森在內。<sup>④</sup>

### 象牙海岸

NPFL 在一九八九年入侵賴比瑞亞的行動就是在象牙海岸默許情況下，從該國進入寧巴省的布圖俄鎮。象牙海岸的總統胡佛埃—鮑尼（Felix Houphouet-Boigny）並不見得認同泰勒的愛國陣線，但是他與前賴比瑞亞總統陶伯特有姻親關係，當陶伯特在一九八〇年的軍事政變中慘遭杜伊槍決後，胡佛埃—鮑尼雖然表面上並沒有拒絕承認杜伊領導下的賴比瑞亞政府，但實際上卻是無法接受這樣一個粗暴的政權，因此任何想要推翻杜伊的行動都會獲得他的默許。<sup>⑤</sup>同樣地，任何想要繼續維持杜伊政權的作法，都會受到象牙海岸的杯葛。賴比瑞亞內戰無法在一九九〇年被排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討論議程，就是象牙海岸從中作梗的結果。<sup>⑥</sup>

除了個人的因素外，象牙海岸在非洲法語系國家中具執牛耳地位，它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英語系國家的奈及利亞成爲區域性霸權。過去在比弗拉戰爭中，胡佛埃就率先承認分離獨立的比弗拉政府，因此他對於杜伊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與奈及利亞強人巴班吉達的親密關係非常關切，擔心奈及利亞勢力的擴大，會對其本身的地位構成威脅，因而願意支持泰勒以作防堵。

### 布吉納法索

泰勒在流亡國外期間，結交不少重要政要，其中對其最爲支持者，也是反對杜伊最爲強烈者，就是布吉納法索的龔保雷（Blaise Compaore）。他不但曾在泰勒爲迦納政府逮捕時，促成羅林斯釋放泰勒，並且在泰勒停留布國時，提供他佈署革命活動的各種需要。此外，龔保雷也和陶伯特一樣，與象牙海岸胡佛埃—鮑尼總統有姻親的關係，<sup>⑦</sup>因此樂於替西非地區的大家長作馬前卒。龔保雷自始就對 ECOWAS 的介入賴比瑞亞內戰，阻止他的好友泰勒順利取得政權，採取非常敵視的態度。他對於自己未能遵守非洲國家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傳統規範，也並沒有迴避而是作公開的承認。<sup>⑧</sup>

### 法國

法國在聯合國通過對 NPFL 禁運武器之決議時，曾企圖將此決議同時適用維持和平的 ECOMOG，但未成功。爲何遠在歐洲的法國會想影響賴比瑞亞內戰的走向？基本上，法國曾採取親 NPFL 的立場有三個主要原因：1. 兩個法語系國家象牙海岸及布

註④ Stephen P. Riley, "Liberia and Sierra Leone: Anarchy or Peace in West Africa?" *Conflict Studies*, No. 287 (February 1996), pp. 6~7; Mark Huband, *The Liberian Civil War* (London & Portland: Frank Cass, 1996), pp. 51~57; Stephen Ellis, "Liberia 1989-1994: A Study of Ethnic and Spiritual Violence," *African Affairs*, Vol. 94, No. 375 (April 1995), pp. 181~182.

註⑤ Mark Huband, *The Liberian Civil War*, p. 105.

註⑥ Clement E. Adibe, "The Liberian Conflict and the ECOWAS-UN Partnership,"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8, No. 3 (Special Issue, 1997), p. 471.

註⑦ Stephen Ellis, *The Mask of Anarchy: The Destruction of Liberia and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 an African Civil War* (Washington Squa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66~67.

註⑧ Adekeye Adebajo, *Liberia's Civil War: Nigeria, ECOMOG,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West Africa*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 86.

吉納法索都站在泰勒這邊，法國必須支持其前殖民地國的立場，特別是象牙海岸總統胡佛埃—鮑尼與法國長期以來建立了相當密切的關係，是巴黎在非洲最重要的友邦；2. 法國本身是泰勒所佔領的區域內最大的木材輸出國，自然要與 NPFL 維持較友好的關係，以確保其經濟利益；3. ECOMOG 主要是由奈及利亞所主導，法國當然不願見到英語系的國家在這次的干預行動中，成為西非地區的霸權。在實際作法方面，法國以購買泰勒控制地區的鐵砂為名，間接提供泰勒必要的經濟援助。<sup>②</sup>

## (二) 反對泰勒的非洲國家及美國

### 奈及利亞

奈及利亞為西非第一大國，也是區域的強權，自然會在區域性的衝突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基本上，奈及利亞是以 ECOWAS 為管道，介入賴比瑞亞內戰。內戰爆發之初，奈國領袖為軍事強人巴班吉達（Ibrahim Babangida），或許由於他與杜伊都是藉軍事政變奪權，兩人惺惺相惜，杜伊甚至以賴比瑞亞大學的一個學院及一條高速公路為其命名。巴班吉達從不掩飾他對杜伊的支持，此立場也完全反映在他的無法接受泰勒，特別是泰勒為區域法語國家象牙海岸及布吉納法索所支持的對象，更使個人的恩怨轉換成國際間權力的角力。

繼巴班吉達後掌權的另一軍事將領阿巴查（Sani Abacha）可能是沒有歷史的包袱，較能客觀地與泰勒打交道，也使泰勒最終能在和平協議達成後的總統大選中獲勝，取得了他覬覦以久的政權。

### 獅子山

獅子山並非舉足輕重的區域大國，它被捲入賴比瑞亞內戰的主要原因就是該國和賴比瑞亞領土接壤。獅子山對 ECOMOG 的支持基本上是出於本身的國家利益，就是不願意本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賴比瑞亞內戰的波及。<sup>③</sup>不過，獅子山積極參與 ECOMOG 的決定，卻引起泰勒的不滿，再加上賴國內戰中反泰勒勢力的 ULIMO 流竄至獅子山並以該國為基地，對泰勒進行攻擊。因此 NPFL 不單跨越邊界進攻獅子山，它還支持該國的叛軍革命聯合陣線（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簡稱 RUF），引發獅子山的內戰。<sup>④</sup>泰勒也藉著提供武器給 RUF 來換取獅國境內在 RUF 控制區域中蘊藏豐富的鑽石。

### 幾內亞

除了獅子山之外，西非地區受到賴比瑞亞內戰及泰勒政府介入區域衝突等影響最大的鄰國，莫過於幾內亞。這當然和幾內亞和賴比瑞亞領土相連接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幾內亞認為泰勒支持獅子山的 RUF，並默許其入侵幾內亞騷擾其邊境，造成該國動亂不安，而對泰勒深具敵意。

註<sup>②</sup> William Reno, *Warlord Politics and African States*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p. 100~101.

註<sup>③</sup> Earl Conteh-Morgan and Shireen Kadivar, "Sierra Leone's Response to ECOMOG: The Imperative of Geographic Proximity," in *Peacekeeping in Africa: ECOMOG in Liberia*, edited by Karl P. Magyar and Earl Conteh-Morgan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98), pp. 139~141.

即便在泰勒贏得總統選舉，掌握政權後，幾內亞仍然是反對泰勒勢力的溫床。克羅瑪及強森兩股在內戰中就與泰勒對抗的力量，在一九九九年的夏天仍在幾內亞及賴比瑞亞邊境滋事，迫使泰勒宣布北部的洛法郡（Lofa County）進入緊急狀況，<sup>⑤</sup>並要求幾內亞政府要進行調查。

### 美國

美國在非洲沒有任何殖民地，若是任何一個國家與美國有歷史及文化淵源，那就非賴比瑞亞莫屬。<sup>⑥</sup>賴比瑞亞人民一直認為美國是其最大的支撐力量，但是美國的雷根政府在一九八〇年代，卻因冷戰的考量，而始終支持獨裁的杜伊政府。美國在賴比瑞亞設立了在非洲地區的通訊中心及「美國之音」，並有中央情報局的人員駐紮此地。根據 S. Byron Tarr 教授的觀察，美國在這段期間對賴比瑞亞的政策不外乎以下的三點：1. 保護美國能夠自由進入以上這些設施及擁有賴比瑞亞機場及海口的使用權；2. 推動政治的安定與祥和，以及民主機制的發展；3. 確保有利於成長與發展的財政及經濟的穩定。<sup>⑦</sup>

照理來說，美國會因泰勒企圖推翻杜伊的軍事行動有所干預，但一來美國忙於波斯灣戰爭對抗伊拉克，二來布希政府認為冷戰結束後，賴比瑞亞已不值得美國為其賠上一條陸戰隊員的生命。<sup>⑧</sup>甚至在有關泰勒接受利比亞的軍援及訓練之報導披露後，華府對其最不能容忍的格達費政權介入賴國內戰，竟也能處變不驚，沒有採取軍事行動。<sup>⑨</sup>國務院一位發言人在一九九〇年時，作了以下的陳述：「政府部門認為美國不應扮演一個介入的角色、參與維持和平的行動、或是強行在賴比瑞亞加諸一個政府或政治體系。」<sup>⑩</sup>

儘管美國政府是採取不介入的角色，但前總統卡特倒是積極參與，先後五次走訪賴比瑞亞，也曾促成雅慕索戈協議，<sup>⑪</sup>並對 ECOMOG 不夠中立有所批評。<sup>⑫</sup>不過，

註④ 有關獅子山的內戰，請參考嚴震生，「九〇年代的獅子山內戰與衝突：國內因素與國際介入」，*問題與研究*，第38卷第12期（民國88年12月），頁29~54。

註⑤ Jonathan Paye-Layleh, "Liberia Battles Insurgents," *Associated Press*, August 13, 1999.

註⑥ Dave Peterson, "Liberia: Crying for Freedo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2 (June 1996), p. 149.

註⑦ S. Byron Tarr, "Extra-Africa Interests in the Liberian Conflict," in *Peacekeeping in Africa: ECOMOG in Liberia*, edited by Karl P. Magyar and Earl Conteh-Morgan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98), p. 155.

註⑧ Stephen Ellis, "Liberia 1989-1994: A Study of Ethnic and Spiritual Violence," *African Affairs*, Vol. 94, No. 375 (April 1995), p. 168

註⑨ Clement E. Adibe, "The Liberian Conflict and the ECOWAS-UN Partnership,"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8, No. 3 (1997), p. 472

註⑩ Michael Clough, "The United States and Africa: The Policy of Cynical Disengagement," *Current History*, Vol. 91, No. 565 (May 1992), p. 194.

註⑪ Robert A. Mortimer, "Senegal's Role in Ecomog: the Francophone Dimension in the Liberian Crisis,"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4, No. 2 (June 1996), p. 296.

註⑫ S. Byron Tarr, "Extra-Africa Interests in the Liberian Conflict," in *Peacekeeping in Africa: ECOMOG in Liberia*, edited by Karl P. Magyar and Earl Conteh-Morgan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98), p. 158.



當位於 NPFL 控制區內的 ECOMOG 被泰勒軍隊解除武裝時，卡特總統從中斡旋，促成其獲釋。<sup>⑤</sup>當然，他也是一九九七年總統選舉的國際觀選團之重要成員，讓泰勒的獲勝因著有國際社會的背書，而具合法性。

雖然美國並沒有積極介入賴國內戰，會造成一個中立的錯覺，但美國的立場上是要讓 ECOWAS 及 ECOMOG 主導和平進程，並提供兩千九百萬美元作為維持和平的軍費，<sup>⑥</sup>只是華府沒有想到其較為消極的立場竟會讓內戰持續多年。美國反對泰勒的基本立場，可由泰勒當選總統後美國一直支持國際社會對賴國採取經濟及外交制裁，得到印證。

### (三) 較為中立及超然的非洲國家

#### 塞內加爾

塞內加爾與象牙海岸同屬重量級的西非法語系國家，但與象牙海岸不同的是，塞內加爾並沒有與賴比瑞亞接壤，因此它對該國內戰的臨近感並不十分強烈。與象牙海岸及布吉納法索公然表態支持泰勒的立場相比，塞內加爾政府對賴國內戰的態度是有所保留的。儘管其立場明顯較為中立，但身為重要的法語系國家，塞內加爾至少不應與西非的英語系國家採取相同的立場，或許這也解釋為何塞國雖是 ECOWAS 的成員，但並沒有在一開始時參與該區域組織所採取的軍事介入行動。塞內加爾的中立角色，使其誤以為其加入 ECOMOG 的維和部隊能夠平衡奈及利亞等英語系國家的支配地位，讓泰勒接受和平協議。但事實證明在一九九一年十月至一九九三年一月超過一年多的介入，並未達到塞國所預測的結果，也迫使其不得不由 ECOMOG 中撤出。<sup>⑦</sup>

#### 迦納

迦納雖然是英語系國家，但並不必然在區域或國際事務上，與同樣曾經是英國殖民地的奈及利亞採取相同立場。相較於奈及利亞在賴比瑞亞內戰期間基本上仍是軍事強人執政（巴班吉達與阿巴查）的威權體制，迦納已在九〇年代初期開始民主轉型，並在九二年舉行了多黨的總統選舉，因此在擔任中介角色方面不單比較能為內戰各方所接受，也不會如奈及利亞因本身政治不民主而去干涉他國非民主方式的政權更替，所引發的自相矛盾之爭議。因此，羅林斯也願意派兵參與 ECOMOG 的維和部隊，並促成召開阿科森波與阿克拉協議。或許由於迦納具有較為中立及超然的地位，因此在要求賴比瑞亞內戰各方遵守協議時，此中立角色反而缺乏著力點。

### (四) 區域及國際組織的角色

註⑤ Karl P. Magyar, "ECOMOG's Operations: Lessons for Peacekeeping," in *Peacekeeping in Africa: ECOMOG in Liberia*, edited by Karl P. Magyar and Earl Conteh-Morgan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98), p. 69.

註⑥ David R. Smock and Hrach Gregorian, "Introduction," in *Making War and Waging Peace: Foreign Intervention in Africa*, edited by David R. Smock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3), p. 11.

註⑦ Robert A. Mortimer, "Senegal's Role in Ecomog: The Francophone Dimension in the Liberian Crisis,"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4, No. 2 (June 1996), pp. 300~301.



### ECOWAS 與 ECOMOG

在前面有關內戰走向部份的討論中，有關 ECOWAS 及 ECOMOG 在賴比瑞亞內戰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有相當詳盡的介紹。ECOWAS 由一個原來是經濟性的區域組織轉而願意擔任其和平調解的工作，可以說是非洲地區區域組織在認知上的一項重大突破。ECOMOG 雖然在組織及紀律方面有所爭議，但對門羅維亞及湧進這個首都的難民而言，它提供了賴國人民生命及財產安全的保障，此維持和平的角色是有正面性的作用。事實上，在獅子山的內戰中，ECOMOG 也發揮了類似的功能，使得在冷戰結束、國際社會忽視非洲衝突的情況下，這個地區的國家能受益於一個新的維和機制。<sup>⑥</sup>

不過，由於奈及利亞的強勢主導，及許多法語國家對此區域霸權的猜忌，使得 ECOWAS 許多會員國的斡旋努力往往難以成功，特別是泰勒對此組織的缺乏信任，更造成和平協議的無法執行，殊為可惜。綜合觀之，ECOWAS 及 ECOMOG 的介入，最終不過是將泰勒本來垂手可得的權位，拖延了幾年才讓他得到，是否值得，自有公評。

#### 非洲團結組織

在賴比瑞亞內戰的國際斡旋及維和工作中，非洲團結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簡稱 OAU）的低層次參與，是一個相當值得觀察的發展。或許是因為受到非洲其他地區如索馬利亞、盧安達、蒲隆地等內戰衝突的影響，OAU 有限的資源實在無法再積極地參與賴比瑞亞的斡旋及維和的工作。當區域性的 ECOWAS 願意擔負這些責任時，OAU 自然是表示歡迎與支持，而願意退居第二線。不過，OAU 派觀察員參與各項和平談判，也調軍隊參與 ECOMOG 的維和的工作，並願意放棄過去所堅持的各國領土完整之主張，讓 ECOMOG 的進駐門羅維亞成為可能，可以說是對賴比瑞亞的和平進程，仍有其貢獻。<sup>⑦</sup>

#### 聯合國

如先前所提出的討論，聯合國曾在賴比瑞亞內戰爆發初期，企圖將此議題列入安全理事會討論，但是由於象牙海岸的反對、也由於本身認為此問題應由非洲國家自己解決而作罷。不過，聯合國亟力支持 ECOWAS 國家的和平努力，也透過相關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開發計畫（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簡稱 UNDP）、國際糧食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 FAO）、聯合國人口基金（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簡稱 UNPF）、聯合國兒童組織（United Nations Children Fund，簡稱 UNICEF）、世界糧食計畫（World Food Programme，簡稱

註⑥ David R. Smock and Hrach Gregorian, "Introduction," in *Making War and Waging Peace: Foreign Intervention in Africa*, edited by David R. Smock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3), p. 9.

註⑦ Bram Posthumus, "Liberia: Seven Years of Devastation and an Uncertain Future," in *Search for Peace in Africa: An Overview of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Activities*, edited by Monique Mekenkamp, Paul van Tongeren and Hans van de Veen (Utrecht, the Netherlands: European Platform for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Transformation, 1999), p. 312.



WFP)、及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簡稱 WHO) 等, 提供必要的人道救援。

在一九九二年的「章魚行動」造成 NPFL 及 ECOMOG 兩者都元氣大傷後, 聯合國終於一改較為消極的態度, 透過第八六六號決議案, 成立賴比瑞亞的和平觀察團 (UNOMIL), 來監督科托諾協議的執行。除了 UNOMIL 的成立與參與維持賴國和平之外, 聯合國對賴比瑞亞最大的影響是此國際組織因不滿後者介入鄰國獅子山的內戰, 而加諸其的制裁。自二〇〇一年五月開始, 聯合國安理會就以賴比瑞亞涉入「槍枝的流通及鑽石的走私」(gun running and diamond smuggling) 實施一年的制裁, 包括禁止武器進入賴比瑞亞及封鎖該國政府的部長及高級官員到國外旅行訪問。<sup>⑥</sup>此項制裁並沒有因獅子山內戰的結束, 而立即中止, 也引發賴國政府的不滿。<sup>⑦</sup>在二〇〇二年五月制裁日期失效前, 聯合國安理會又再將此制裁延長一年,<sup>⑧</sup>讓泰勒政府持續處於孤立狀態。

### 三、賴比內亞結束內戰走向和平的途徑

我們在先前的介紹中, 提出了四個結束內戰走向和平的可能途徑: (一) 內戰的一方 (或藉外力、或憑本身的力量) 最終以武力戰勝另一方, 迫使其領導人流亡海外, 交出政權; (二) 內戰的雙方或各方達成協議, 以民主選舉決定國家未來的統治者; (三) 內戰中的雙方或各方達成和平協議, 分享治權及統轄領域; (四) 內戰雙方達成協議, 叛軍領導人加入政府, 分享政權。

泰勒當然是希望在掌控百分之九十的賴國領土後, 最終以武力贏得政權, 結束內戰。不過, 由於 ECOWAS 的介入, 使這個第一個結束內戰的途徑無法付諸實現。雖然泰勒的 NPFL 在軍事行動開始時是被視為叛軍, 但由於 NPFL 的勢如破竹及杜伊的出局, 使得 NPFL 有軍事優勢的情況下, 不可能同意第四個結束內戰的途徑。

在賴比瑞亞的內戰中, 交戰的各方雖然都願意以民主選舉決定未來的統治者, 但在解除武裝及在臨時或過渡政府中擔任職務的協調方面, 卻是彼此猜忌、互不信任。基於此, 若是沒有國際社會的強力斡旋, 迫使各方願意接受第二種途徑的民主選舉之安排, 賴比瑞亞的內戰有可能還會持續, 並且離和平落幕可能還有更長的時間。

## 伍、結 論

由賴比瑞亞的內戰發展、區域和國際力量的介入及結束內戰的方式來看, 一九九五年的阿布拉協議讓內戰各方都能分享權力是國際社會最希望促成者。然而, 在泰勒

註<sup>⑥</sup> Mark Doyle, "UN Appeals for Liberia Aid," *BBC News*, February 20, 2002, <[http://news.bbc.co.uk/hi/English/world/africa/newsid\\_1831000/1831166.stm](http://news.bbc.co.uk/hi/English/world/africa/newsid_1831000/1831166.stm)>.

註<sup>⑦</sup> Mark Doyle, "Liberia Sanctions 'Unjustified'," *BBC News*, January 25, 2002, <[http://news.bbc.co.uk/hi/English/world/Africa/newsid\\_1782000/1782035.stm](http://news.bbc.co.uk/hi/English/world/Africa/newsid_1782000/1782035.stm)>.

註<sup>⑧</sup> Associated Press, "Liberian Rebels Attack Near Capital; Many Flee,"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3, 2002, p. A16.



本身具有武力優勢及各方互信不足的情況下，他當然不願意與敵對交戰團體分享權力，使國際社會具有善意的安排終究無法實現。①泰勒透過民主選舉出任總統或許是許多較差的選擇中，代價最低、比較可以被接受的結果。不過，泰勒總統在掌權後並沒有建立一個穩定的新政治，不單是介入鄰國衝突，遭到國際社會的制裁，同時國內亦有新的武裝反對力量興起，造成社會不安。

從非洲區域組織及聯合國的干預行動來看，若是沒有 ECOMOG 的介入，或許泰勒很快就可以獲得勝利，或許賴比瑞亞的無政府狀態會持續一段較長的時間，但無論如何，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泰勒政府，至少有某種程度的合法性。然而，由於在內戰期間 ECOWAS 對泰勒的敵視態度，使得他一直認為國際間存在一股勢力不願意看到他贏得政權，處處企圖阻撓他的勝利，因此即使在取得民選總統的寶座後，泰勒仍存在著極端的不安全感。此外，由於泰勒政權持續介入獅子山的內戰，輸出走私的鑽石，受到國際社會的杯葛，也促使殘餘的反泰勒勢力願意再次集結為 LURD，向泰勒政府的合法性挑戰，這或許是國際社會在促成賴國進行民主選舉之時，所始料未及之處。

## 後 記

自二〇〇〇年開始的賴比瑞亞第二波內戰，原先一直是屬於低層次的衝突，甚至叛軍「賴比瑞亞和解與民主聯盟」(LURD) 的領導人孔內 (Sekou Conneh) 並不為外界所熟悉。在經過了三年的蠶食鯨吞後，LURD 和二〇〇三年出現的另外一個叛軍團體「賴比瑞亞民主運動」(Movement for Democracy in Liberia, 簡稱 MODEL) 在今年春天以後進軍神速，開始迫近首都門羅維亞。由於泰勒因協助獅子山叛軍破壞人權，而遭聯合國通緝，國內叛軍又節節逼近，可以說是內外夾擊，四面楚歌。賴比瑞亞是非洲五十三國中，唯一和美國有歷史淵源者，因此非洲各國及賴比瑞亞人民都希望美國能夠介入。不過，在布希總統於七月初訪問非洲之際，他僅要求泰勒總統下台，並派遣了一個評估小組分析美國介入的可能性，但在七月底以前，仍未作最後的決定。西非的鄰國奈及利亞已允諾要提供泰勒流亡該國，一旦叛軍在軍事上獲得優勢，泰勒將被迫離職，而西非 ECOWAS 的維和部隊 (或許加上美國的參與) 就必須進駐，維持後泰勒時代的新秩序。有關二〇〇三年的賴比瑞亞內戰發展及和平進程，將會在下一篇論文中另作討論。

\* \* \*

(收件：92年2月21日，修正：92年4月3日，接受：92年4月8日)

註① Donald Rothchild, "Ethnic Insecurity, Peace Agreements, and State Building," in *State, Conflict, and Democracy in Africa*, edited by Richard Joseph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p. 332.



# Liberia's civil War: Regional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Chen-shen J. Yen*

## Abstract

Civil war broke out in Liberia at the end of 1989. After the intervention and mediation by the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ECOWAS) and leaders of countries in the area, accords of cease-fire and disarmament were reached in 1996 and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held in 1997, temporarily ending seven years of conflict and disorder. A new rebel movement emerged in 2000 and created uncertainties to Liberia's political future.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the following three problems: 1) factors leading to Liberia's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eruption and continuation of civil war; 2)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war; and 3) the way the war ended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new instability.

**Keywords:** Charles Taylor; ECOWAS; NPFL; ECOMOG





參考文獻

- Adebajo, A. (2002), *Liberia's Civil War: Nigeria, ECOMOG,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West Africa*,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 Adeleke, A. (1995),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Peacekeeping in West Africa: the Ecomog Operation,"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33:4, 569-593.
- Adibe, C. E. (1997), "The Liberian Conflict and the ECOWAS-UN Partnership," *Third World Quarterly*, 18:3, 471-488.
- Ali, T. M. and R. O. Matthews (eds.) (2000), *Civil Wars in Africa: Roots and Resolution*,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Brown, David (1982), "On the Category 'Civilised' in Liberia and Elsewher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20:2,
- Conteh-Morgan, E. (1998),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the Liberian Peace Process," in K. P. Magyar and E. Conteh-Morgan, (eds.), *Peacekeeping in Africa: ECOMOG in Liberia*, 32-51,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 Dunn, D. E. (1999), "The Civil War in Liberia," in T. M. Ali and R. O. Matthews, (eds.), *Civil Wars in Africa: Roots and Resolution*, 89-121,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Dunn, D. E. and S. B. Tarr (1988), *Liberia: A National Polity in Transition*, Metuchen, New Jersey: Scarecrow Press.
- Ellis, S. (1999), *The Mask of Anarchy: The Destruction of Liberia and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 an African Civil War*, Washington Squa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Ellis, S. (1995), "Liberia 1989-1994: A Study of Ethnic and Spiritual Violence," *African Affairs*, 94:375, 165-197.
- Gershoni, Y. (1993), "From Ecomog to Ecomog: The Liberian Crisis and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Hegemony in West Africa," *Liberian Studies Journal*, 18:1, 21-43.
- Huband, M. (1998), *The Liberian Civil War*, London: Frank Cass.
- Iweze, C. (1993) "Nigeria in Liberia: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of Ecomog," in M. A. Vogt and A. E. Ekowo, (eds.), *Nigeria i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216-244, Lagos: Malthouse Press.
- Liebenow, J. G. (1987), *Liberia: The Question for Democrac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Lowenkopf, M. (1995), "Liberia: Putting the State Back Together," in I. W. Zartman, (ed.), *Collapsed States: The Disintegr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Legitimate Authority*, 91-108,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Magyar, K. P. (1998), "ECOMOG's Operations: Lessons for Peacekeeping," in K. P.



- Magyar and E. Conteh-Morgan, (eds.), *Peacekeeping in Africa: ECOMOG in Liberia*, 52-75,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 Maygar, K. P. and E. Conteh-Morgan (eds.) (1998), *Peacekeeping in Africa: ECOMOG in Liber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Peterson, D. (1996), "Liberia: Crying for Freedom," *Journal of Democracy*, 7:2, 148-158.
- Posthumus, B. (1999), "Liberia: Seven Years of Devastation and an Uncertain Future," in M. Mekenkamp, P. van Tongeren and H. van de Veen, (eds.), *Search for Peace in Africa: An Overview of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Activities*, 309-315, Utrecht, the Netherlands: European Platform for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Transformation.
- Reno, W. (1998), *Warlord Politics and African States*,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Reno, W. (1995), "The Reinvention of an African Patriomonal State: Charles Taylor's Liber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16:1, 109-120.
- Riley S. (1996), "Liberia and Sierra Leone: Anarchy or Peace in West Africa?" *Conflict Studies*, 287, 1-28.
- Sawyer, A. (1992), *The Emergence of Autocracy in Liberia: Tragedy and Challenge*,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 Sessay, M. A. (1996),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Post-War Liberi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34:3, 395-420.
- Smock, D. R. and H. Gregorian (1993), "Introduction," in D. R. Smock, (ed.), *Making War and Waging Peace: Foreign Intervention in Africa*, 1-26,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 Tarr, S. B. (1998), "Extra-Africa Interests in the Liberian Conflict," in K. P. Magyar and E. Conteh-Morgan, (eds.), *Peacekeeping in Africa: ECOMOG in Liberia*, 150-172,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 Tarr, S. B. (1993), "The Ecomog Initiative in Liberia: A Liberian Perspective," *Issue: a Journal of Opinion*, 21:1-2, 74-83.
- Weller, Marc (ed.) (1994), *Regional Peace-Keeping and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 The Liberian Cri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鍾志明 (1997), 「區域組織實施人道干涉的合法性基礎：西非共同體部隊與賴比瑞亞內戰」, 《問題與研究》, 36: 11, 41-54。
- 嚴震生 (1999), 「九〇年代的獅子山內戰與衝突：國內因素與國際介入」, 《問題與研究》, 38: 12, 29-54。

